

赵超／著

契而不舍

中国古代石刻研究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

赵超一著

契而不舍

中国古代石刻研究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锲而不舍：中国古代石刻研究 / 赵超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457-1188-2

I. ①锲… II. ①赵… III. ①石刻-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99816号

锲而不舍：中国古代石刻研究

著 者：赵 超

责任编辑：张继红

责任印制：李佳音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www.sjcs.cn>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 / 16

印 张：22.75

字 数：376千字

版 次：2015年9月 第1版

印 次：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1188-2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拓孤本大相国寺碑丛考（代序）

孙贯文 遗稿

大相国寺为北宋开封最大之寺院，最有名之建筑。系出内帑所修，与皇室关系至密。举凡祈祷雨雪，祝延圣节，上元观灯，北郊肆赦，进士题名^[1]，民间庙会，以及正月二日辽使行香等^[2]，均于寺中举行。

大相国寺碑，在北宋先后所立有二通，一为至道三年，一为咸平四年，并为宋白撰文，吴郢书篆。本文所述，乃属后者。咸平碑拓本罕见，已成孤本。旧为北京中央文史馆馆员沈稚友所藏，今归北京图书馆金石拓片部。碑文完整无缺，纸、墨、拓、裱均极精工，神采夺目，实明拓之至佳者。据明李濂《汴京遗迹志》所述，则此册应属正德九年以前所拓，惜为剪裱本，无从见其行款原式。原有额，失拓。

今则以碑文为主，取群书所述，以类排比，摭拾成文。

一 碑文校勘

前人抄录咸平碑文，来源有二：一据原碑，为《永乐大典》（影印本卷一三二二二真寺条），康熙三十四年《开封府志》（卷一九寺观一）所从；一为乾隆己未《祥符县志》（卷九祠祀志·寺观），文字间有增删改易，不详所自。今据碑拓录文，并将各书录文有所别异者附注于下。



大宋新修大相国寺碑铭 并序

翰林学士承旨通奉大夫礼部尚书知制诰修国史上柱国广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九百户实封贰佰户赐紫金鱼袋臣宋白奉 敕撰

翰林待诏宣德郎守秘书丞同正兼御书院祇候赐绯鱼袋臣吴郢奉敕书并篆额

臣供职禁（《永乐大典》误作业）林，伏膺典策。伽蓝故事，缃素预闻。按大（《祥符县志》无大字）相国寺，本北齐建国寺也。唐室睿宗（《祥符县志》唐字上有大字）改赐今名（《永乐大典》作额）。大凡有土地，然后置国城，有国城，然后兴栋宇（大凡有土地以下《祥符县志》作旷廓不能自立也，然后置国城，有国城，露处不可暂安也，然后修栋宇）。

恭承

制旨，愿毕其辞，谨再拜而扬言曰（《祥符县志》作于是谨拜手稽首而扬言曰）：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创业垂统（《祥符县志》创业此句上有文经武纬四字），建邦设都（《祥符县志》此句下有风雨所会四字），上古已还，弗常厥所（《祥符县志》此句下有粤稽载述四字），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周都鄴（《祥符县志》作丰）镐，汉都长安。咸以为天下之君，保域中之大，乃睠梁国，古属豫州（《祥符县志》保域中之大以下作若乃眷视梁国，在古实属豫州）。主于斗极之三，度人房星之五（《祥符县志》五下误衍度字）。无名山大川之阻，冲四通五达之郊。梁开平中升（《开封府志》升字误作生，《祥符县志》升作置）为京阙。晋汉有周，三代因之。嘻，天道玄（《祥符县志》作元）远，有开必先，惟周之兴，为宋经始。迁宗社于斯，筑新城于斯。太祖皇帝，潜阳在下，玄（《祥符县志》作元）德升（《永乐大典》作升）闻。百姓与能，三灵改卜。爰遵（《祥符县志》作尊）禅让，方陟元后。以为必躬必亲，所以康世，难破泽潞，惟扬之祆（《永乐大典》祆作祆，《祥符县志》祆作隳）。不壮不丽，何以威外夷（《祥符县志》作彝）。辟（《祥符县志》误作阙）皇居应门之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增严禋上帝之坛，大禁卫连营之制（祿本误作增上帝之坛大禁严禋卫连营之制。今据《永乐大典》改）。由是荆湖内附，吴蜀一统。向明而治，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后天地，明齐日月。肇膺顾命，一委长君，



恢张四维，奋迅独断。盛哉吴越，享国百龄，我以尺一而召之。蕞尔并汾，不庭二纪，我则（《永乐大典》作以）一戎衣（《祥符县志》无衣字）而下之。攻成制礼，治定作乐。新集仙秘阁之署，草籍田东封之仪，既而麟凤效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祀。

崇文广武圣明仁孝皇（《祥符县志》误作黄）帝之应运也，紫气充庭，黄云作盖。寿邸通三之贵，震宫明两之朝，历数在躬，大宝曰位，以至诚奉六庙，以纯孝尊万安。接盘维（《祥符县志》盘维二字作宫府）以雍睦，御臣民以公正。礼无违者（《祥符县志》者字作举），文思化成。六合无不获之夫，四海多来宾之国。

皇猷既以（《永乐大典》以字作已）彰矣，昌期亦以（《永乐大典》以字作已）隆矣。一旦负黼宸语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袭二圣丕基。寅畏奉行，弗敢失坠（《祥符县志》坠作隳）。人熙（《永乐大典》缺熙字）有庆，时汔小康。行大中之道，吾无闲然；存方外之教，意有（《永乐大典》有字作无）所阙（《祥符县志》阙字作关）。

太祖革封禅为开宝之号。太宗饬龙兴以太平之名。别开启圣之梵宫，实作上都（《永乐大典》都字作帝）之壮观。唯相国寺。敕建三门。御书赐额，餘未成就，我当修之。乃宣内臣，饬（《祥符县志》饬字作飭）大臣，百工麇至，众材山积。岳立正殿，翼舒长廊。左钟曰楼，右经曰藏，后拔层阁，北通便门。广庭之内，花木罗生，中庑之外，僧居鳞次。大殿辟容，即慧云师所铸弥勒瑞像也。前楼众圣，即颍川郡所迎五百罗汉也。其形势之雄，制度之广，剖剏之妙，丹青之英。星繁高手，云萃名工。外国之希奇，八方（《永乐大典》缺此二字）之机（《祥符县志》机字作异）巧。聚精会神，争能角腾，极思而成之也。伟夫！觚稜鸟跂，梅梁虹伸。绣栢文楣，璇题玉砌。金碧辉映，云霞失容。箏（《祥符县志》作琤）铎玲珑，咸韶合奏。森善法于目前，飘乐音于耳界。若乃（《永乐大典》作能）龙华春日，然灯月夕，都人士女，百亿如云。绮罗缤纷，花鬘璎珞，巡礼围绕，旃檀众香。仰而骇之，谓兜率广严，摄归于人世。又若天仗还都，凤楼肆赦，千乘万骑，流水如龙。旌旗簪空，歌吹沸渭。凭栏四顾，佳气荣光。俯而望之，疑萼（《永乐大典》作葢）珠闾苑，风神化于海上。猗宏丽也，殊胜也

(《祥符县志》作殊超胜也),皆不可称不可量。大矣哉!维大雄氏,真大圣人,佐佑大君,兴隆大化。受记(《祥符县志》作託)付嘱,为世外护。故将以法王能仁,兼帝王要道,参而行之。经言广大,则无思不服。经言慈悲,则视民如伤。经言忍辱,则国君含垢。经言利益,则我泽如春。德惟日新,精进也;畏于天命,持戒也。如是知见,如是信解。然由造有相之功德,广无边之福田;固皇图如泰山,跻苍山于寿域。冀灾沴不作,僭贼不生,风雨咸若,寰区谧宁者欤。古云登高能赋,作器能铭。彼皆小者,尚以文为。昔简栖(《祥符县志》作棲)抒头陀之碑,江总纪栖(《祥符县志》作棲)霞之迹,庾信述风林之景,王勃演牛头之词。鸿笔遗妍,龟趺尽在。矧夫夷门巽位,汴水阳涯。旁连北斗之城,近对苍龙之阙(《祥符县志》阙下有哉字)。构此大壮,宜扬颂声(《祥符县志》无构此以下两句)。臣久玷螯山,荣瞻凤宸,学微睹奥,文愧非工(《祥符县志》无学微以下两句)。捧诏惕然,抽毫铭曰:地象为舆,天形如(《祥符县志》作若)笠。四序循环,三辰出入(《祥符县志》无四序以下两句)。吁嗟五代,日不暇给,祖宗耿光,神祇降祥。受天永命,得人者昌(《祥符县志》无受天以下两句)。崛起大宋,祚踰皇唐。赫赫太祖,聪明神武。栴风沐雨,披攘(《祥符县志》作攘)九土,握机踏矩,炳文如虎(《祥符县志》无握机以下二句)。明明太宗,宽仁肃恭,务材训农,万方来同(《祥符县志》无务材以下二句),葳帝禋(《开封府志》禋字作礼)宗,神德犹龙,重熙累洽,庆流三叶。玉塞鏖兵,铜梁献捷,文物葳蕤(《祥符县志》作蕤),禎符(《祥符县志》作芭竿)杂遝。信及豚鱼,混一车书,儒通坟索,道讲玄(《祥符县志》作元)虚。勒行二教,谛奉真如,隋堤(《永乐大典》作是)之侧,寺名相国。仿佛天宫,光(《祥符县志》作先)华日域,下福蒸人,上延圣历。轮焉奂焉,五(《永乐大典》作立)色相宜,春陵宝马,许史云辎。争趋胜地,如会诸天,不可思议,叹未曾有。悦怿群心,欢呼万口。千劫受尘,一时斗薏(《永乐大典》斗薏作抖薏,《祥符县志》无千劫以下二句)。揆日占(《开封府志》、《祥符县志》并作卜)皇,扬于紫庭。黄麻钊(《祥符县志》作赐)诏,翠琰刊铭,金田宝刹,万祀千龄。(《祥符县志》在此句下尚有凡一千三百七十七字)



咸平四年岁次辛丑十二月十四日建。

御书院臣王钦臣王余庆镌字。

供备库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兴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勾当西八作司监修相国寺臣蓝继宗

祇候内侍高班勾当在京寺务司监修相国寺臣黄进诚

入内内侍殿高品勾当内衣库权监修国寺臣任文庆

吴郢习柳诚悬书，登堂入室，直可并驾。此碑刻于北宋，历金、元、明皆完整，至崇祯而毁损。后此再建，便非复故我矣。此拓精美完好，如新出于鏊，纯非明后期拓本。拓自明初，抑拓自金元，尚待细考。若以拓拟于柳书，则可作唐拓玄秘塔观矣，唐拓玄秘塔安可得也。

1959年国庆日稚友校后漫记

拓本收藏印记：

崇兰馆。在首题上侧（明华亭莫如贵馆名）。

会稽章氏。在撰人宋白奉敕撰之下。

宛委山馆。

鉴藏金石书画之印。

云自在龕。在碑文省行“臣供职禁林”上侧。

繆荃孙。在章氏藏印之下。

阮元经眼，裴庐居士，江阴繆荃孙鉴。

以上三印在碑末任文庆题名之下。

藏书籍金石印。

二 碑目著录

前人著录大相国寺碑多不标纪年，撰书人又相同，因之二碑每多混淆。今于有纪年之著录外，另附无纪年著录一项。

（一）至道碑

1. 宋熙宁四年集贤校碑王君玉（瓘）《北道刊误志》卷二云〔清陆心源



《十万卷楼丛书》宋晁载之（伯宇）抄《续谈助》引]：“大相国寺，至道中增修；修寺记，宋白撰。”

2. 明嘉靖二十五年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二〇（《三怡堂丛书》本）相国寺条云：“余少时尝读书相国寺僧舍中。凡大殿前有古碑廿余，多可观者。四十年矣。昨偶至寺游览，止见三二碑，剥落漫漶，皆不可诵。余不知所在。”

《明史》卷二八六李濂传云：“举正德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嘉靖五年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里居四十余年，著述甚富。”

李濂为开封人，正德九年进士。少时所见，当为正德九年以前。所见之三二碑，当有至道碑在内，以其后明末清初无名氏《如梦录》所记至道碑固尚在也。

3. 明末清初无名氏《如梦录》第45页云（民国八年河南省立图书馆重刊本，首有清咸丰二年常茂徠序）：“东丹墀有宋重修相国寺碑，高二丈馀，至道二年翰林学士承旨宋问撰。”文下有常茂徠附注云：“碑毁无存。”按宋问当是宋白之误。至道二年，《中州金石考》《中州金石目》并作三年。常氏碑毁之语，当指康熙二年相国寺灾，与明张平山画布袋佛像同为灰烬^[3]。

4. 清乾隆六年黄叔瓚《中州金石考》卷一云（乾隆六年自序，其子守谦刻本）：“大相国寺碑，至道三年宋白撰。吴郢书并篆额。”后附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跋语。按王跋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六，乃咸平碑，黄氏误合为一。

5. 嘉庆十五年姚晏《中州金石目》卷二云（据该书姚觐元跋，书成于嘉庆十五年）：“大相国寺碑铭，至道三年立。”

综上所述，知至道碑立于三年，康熙三十一年为火所毁，未见拓本与录文，内容不详。

（二）咸平碑

1. 明范懋敏《天一阁碑目》（附《天一阁书目》后）“大相国寺碑，宋白撰，吴郢书，咸平四年十二月。”

2.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六大相国寺碑铭跋云（万历五年刻本）：“右寺碑在大梁，为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撰，待诏吴郢书，完好若新立者。白亦颇有文学名，而辞芜杂不工，不敢与江总持作奴，何论简栖。郢虽不能脱祗候习，颇遒劲自赏，殆类集诚悬书，聊为存之。”按王跋具载撰书人，而独遗纪



年，以王氏不满宋文。称其不敢与江总持作奴，何论简栖二语，正用碑文，因知王跋为咸平碑。

3. 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一〇相国寺条记述相国寺建筑有“宋真宗咸平四年增建翼廊三门，前楼迎取颍川郡铜罗汉五百尊置于阁上”等语，亦用碑文，知为咸平碑。

4.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八（《四部丛刊》初编本）宋重修大相国寺碑跋云：“是碑在真宗咸平四年，宋学士白之文，吴秘丞鄂之书。时值宋承平极盛之时，披其卷，康阜之象，盎然行墨之间，而书亦雄浑，不愧大家。”按全跋吴郢误作吴鄂。所见之本，疑出天一阁。全为鄞人，所见书帖，多为阁中物。阁藏碑帖据同治甲子（三年）人日赵之谦跋摹刻天一阁藏汉刘熊碑跋云：“天一阁所有，自咸丰辛酉（十一年）贼据郡城，阁中碑版尽为台州游民取投山洞，烂以造纸。迨鄞人亦有闻而急求者，至则溪水已墨矣。”赵跋阁藏咸平碑拓本，或即亡于此时。

5. 姚晏《中州金石目》卷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稿本）：“大相国寺碑铭，宋白撰，吴郢书并篆额，咸平四年立。”

上文已述：北京图书馆藏咸平碑拓本后有沈稚友跋云：“此碑刻于北宋，历金、元、明皆完整，至崇禎而毁损，后此再建，便非复故我矣。”按沈氏所谓毁损，语亦失实。不知嘉靖间李濂所见尚存三二碑，业已剥落漫漶，皆不可诵矣。再建之语，未详所据。

综上所述，各家皆未言咸平碑亡于何时，文献不足，留待后考。

附无纪年著录

1. 明周弘祖《古今书刻》第416页（上海古典文献出版社排印本，周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开封府，相国寺碑，在府城内东南隅。”

2. 明汪珂玉《珊瑚网》卷二二：“吴郢大相国寺碑。”

3. 万历己未九月赵均序《寒山林金石时地考》上卷：“宋相国寺碑，吴郢书，开封府。”

4.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卷五〔顾氏金石舆地丛书本，首有崇禎壬申（五年）自序〕：“宋大相国寺碑铭，吴郢书。”

5. 来濬《金石备考》（抄本）：“河南开封府，宋大相国寺碑铭，吴郢书。”



6. 清初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卷八寓目吴道玄地狱变相条云：“图在开封相国寺。余为令时，曾向寺僧借至署中……殿前有宋白碑，又府学石经，今皆沉没深泥矣。”

7.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七石刻条：“余向在汴梁，搜阅旧碑，止相国寺宋白一碑。张孝廉民表云：国初欲建都于此，悉取烧灰筑城。”按孙氏所谓为令时及向在汴梁，乃指崇祯八、九、十年间为祥符县令时^[4]。所谓沉没深泥，指崇祯十五年相国寺为河水淤没^[5]。

三 碑文杂考

碑文内容，有可考者，列其目于下：

- (一) 北齐建国寺
- (二) 唐睿宗赐额
- (三) 宋太宗敕建三门并赐额
- (四) 正殿
- (五) 钟楼
- (六) 后阁
- (七) 大殿佛像
- (八) 前楼五百罗汉
- (九) 制度之广
- (一〇) 丹青之英
- (一一) 上元观灯
- (一二) 冬至北郊肆赦
- (一三) 撰书、刻、监修人

(一) 北齐建国寺

1. 宋王瓘《北道刊误志》卷二云：“本北齐建国寺，后废为歙州司马郑审之宅，因疾施为招提坊复置寺。睿宗以旧封相王，改曰相国寺。见《汴州记》，一云郑景之宅。”

2.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七引宋敏求《东京记》（《惜阴轩丛书》本）云：



“本北齐建国寺，后废。唐为郑审之宅。因病，舍为招提坊。神龙二年僧惠云建为寺。”

3.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塑作门第六王温条（《王氏书画苑》卷六）：“先是，有唐中宗大和昭孝皇帝神龙二年丙午岁有汴州安业寺沙门惠云（安业寺，即今大相国寺也）往濮阳成寺，得弥勒瑞象样，高一丈八尺。归寺后铸成，欲于安业寺安置，乃为本寺僧众嫉而拒之。惠云乃于安业寺东偏别营建国寺而安之。睿宗兴孝皇帝延和初，建国寺被毁，其象将迁入安业寺，有瑞光。会官吏敷奏，寻敕改建国寺为大相国寺。后赐御书额，乃省安业寺属焉，则今之京师左街大相国寺是也。又云：天保二年置建国寺……延和元年壬子岁王志暗为汴州采访使，奉诏毁拆治内无额祠庙，建国寺寻被毁拆，其金象为安业寺所迁。”

4.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湖北《先正遗书》影印嘉靖刻本）云：“旧传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至今地属信陵坊。”

5. 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一〇相国寺条：“（相国寺）在县治东，本北齐建国寺，天保六年创建，后废。唐为郑审宅园。景云初，游方僧慧云睹审后园池中有梵宫影，遂募缘易宅。”

由上述可知，建国寺有建于天保二年、六年之异，安业寺有建于神龙二年、景云初之说。传闻殊辞，适从殊难，聊为并存，以俟后考。

（二）唐睿宗赐额

1. 《文苑英华》四五三一页（中华影印本）引李邕大相国寺碑文云：“延和初载，奉诏改为大相国寺，后复置额焉。先天中，内府降财，御书题额。”

2.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相蓝十绝条（《四部丛刊》续编本）：“睿宗皇帝亲感梦于延和元年七月廿七日，改故建国寺为大相国寺。睿宗御书碑额为一绝。”

3. 《北道刊误志》卷二云：“大相国寺，唐延和元年立额。”

4. 《事物纪原》卷七引宋敏求《东京记》云：“延和元年，睿宗以旧封相王，因改为相国寺。”

5. 《如梦录》第45页有：“内墙匾书大相国寺，唐睿宗御笔（抄校本《如梦录》无唐睿宗御笔五字）”。

上引宋人著录皆称延和元年赐额，而李邕独谓先天中。意者，延和元年乃改额之时，先天中乃赐额之时。虽前后相距不过数月（延和元年八月，玄宗改元先



天)然有延和与先天之异。李文本自明白,宋人误混为一谈。其额至崇祯时尚存,惟不知是原物或复制耳。

(三) 宋太宗敕建三门并赐额

1. 碑文云:“(太宗)别开启圣之梵宫,实作上都之壮观。唯相国寺,敕建三门,御书赐额。”

2. 《北道刊误志》卷二:“重楼三门,至道元年造。”

3. 《事物纪原》卷七引《宋会要》云:“至道中,太宗御题额,易曰大相国寺。”

4. 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百川学海》本)云:“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门,为楼其上,甚雄。宸墨亲填书金字额曰大相国寺,五月壬寅赐之。”

5. 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八(商务印书馆排印夏敬观校勘本):“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获物,付主藏籍收,不以为贵也。后有司更作相国寺门楼,诏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车载以给,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

6.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守山阁丛书》本)大相国寺额条:“大相国寺旧榜、太宗御书寺十绝之一。政和中改为官,御书赐额旧榜,遂为高丽使乞归,其后复改为寺,御书仍赐今额。”

(四) 正殿

宋代正殿建筑,不见宋人记述,无从知其形制。仅知元初寺僧柴某奉圣旨重修葺^[6]。匾曰圣容殿。而《汴京遗迹志》、《如梦录》二书所见,乃为元时旧制,今录于后。

1. 《汴京遗迹志》卷一〇相国寺条:“后累经黄河入城,廊庑僧舍,多被淹没,今所存者圣容殿,结构奇绝,盖旧殿也。”

2. 《如梦录》页四五:“大殿地基大六亩三分,纯木攒成,不用砖灰,九明十一暗。四六桶扇,上盖一片琉璃瓦,脊高五尺,兽高丈许。铜宝瓶高大无比。匾曰圣容殿,元时不花丞相亲笔……此殿正上六梁,前后柱共七十八根。结构奇巧,传为神工,中原一宝也。”

(五) 钟楼

《如梦录》第45页:“钟楼内悬大铜钟一顆,霜天声闻最远,所谓相国霜



钟，汴梁八景之一也。”按钟楼与铜钟不知是否仍为宋时旧制，相国霜钟之说，亦不详起于何时。

(六) 后 阁

1. 《北道刊误志》卷二：“正殿北资圣阁。”按寺内旧有重阁，高三百尺，敌扬州西灵塔。唐大顺初灾。后唐长兴二年复修构。咸平中改曰资圣。

2. 《事物纪原》卷七引《宋会要》云：“咸平五年名后阁曰资圣。”《东京记》则云：“景德五年赐名也。”神宗熙宁间重修飭之。

3. 元代白珣《湛渊静语》卷二（《知不足斋丛书》本）引《使燕日录》^[7]云：“后一阁（原作间，误）参云，凡三级。榜曰资善之阁，上有铜罗汉五百尊。”按资善即资圣，宋徽宗自大观后禁用天、王、君、圣等字。如承天寺改为能仁寺^[8]。此处资圣易曰资善，当在徽宗时所改。至宣和七年七月庚子始诏解禁^[9]，此阁仍而未改。

4. 《永乐大典》引《周草窗先生记》（按周草窗即周密）云：“楼阁最高而见者，相国寺资圣阁，朝元宫阁，登云楼。资圣阁最雄丽，五檐滴水，庐山五百铜罗汉在焉，国初曹翰所取者也。”

5. 日僧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四第74页云：“次登大殿高阁上，礼五百罗汉，金色等身象，中尊释迦等身像。”

综上所述，碑文所称“后拔层阁”，即指资圣阁，命名在立碑之后，据王恽《汴梁路相国寺化工疏》云：“杰阁尚存，犹是李唐遗构。”是此阁在元初尚在也。

(七) 大殿佛像

碑文称大殿辟容，即慧云师所铸弥勒瑞像也。乃指唐中宗神龙二年汴州安业寺僧惠云往濮阳成寺，得弥勒瑞像样，高一丈八尺，归寺后铸成。五代时经名匠王温重装，称为一绝者也^[10]。又据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云：“先礼弥勒大殿，丈六佛也。西弥陀，东千百亿释迦。”是弥陀像外，尚有释迦像。未审为何时何人所铸。

(八) 前楼五百罗汉

1. 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云：“相国寺罗汉，本江南李氏物，在庐山东林寺。曹翰下江南，尽取城中金帛宝货，连百餘舟，私盗以归。无以为之名，



乃取罗汉，每舟载十许尊献之，诏因赐于相国寺，当时谓之押纲罗汉云。”

2. 《宋史·曹翰传》云：“平江州……所掠金帛以亿万计，伪言欲致庐山东林寺铁罗汉五百头于京师，因调巨舰艘载以归。”

3. 《永乐大典》引《周草窗先生记》云：“资圣阁雄丽，五檐滴水，庐山五百铜罗汉在焉，国初曹翰所取者也。”

4. 《汴京遗迹志》卷一〇云：“前楼迎取颍川郡铜罗汉五百尊置于阁上。”

碑文所称：“前楼众圣”，即颍川郡所迎取五百罗汉也。与上述诸说不同。一云江州庐山东林寺所取，一云颍川郡所迎；一云置于资圣阁，一云前楼众圣。未详其故，存以俟考。

（九）制度之广

1. 宋代王林《燕翼贻谋录》卷二云：“中庭两庑，可容万人。”

2. 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云：“寺基旧极大，包数坊之地，今南北讲堂巷，即寺之讲院，戒身即寺之戒坛也。”

3.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云：“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

4. 宋代周辉清《别志》（《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中云：“大相国寺，旧有六十余院……檐庑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灾，乃分东西为两禅两律。”

5. 元代白珣《湛渊静语》卷二引《使燕日录》云：“其寺旧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慈，广慈，善慈，律院三，智海禅院一。东偏宝梵、宝严，宝觉，律院三。慧林（原作休，误）禅院一。”

6. 清代周城《东京考》卷一四引《续文献通考》云：“东京慧林宗本圆照禅师，无锡管氏子。元丰中，诏辟相国寺六十四院为八禅八律，召慧林为一祖。”

7. 《如梦录》云：“此寺旧基周围五顷四十亩，南至祥符县治东街，北至鼓楼西街，东西至两马道。”抄校本《如梦录》有咸丰八年常茂徕附记相国寺条款云：“地基周围大五顷四十亩，南至祥符县治东街，北至鼓楼西街，东西两马道，东马道北抵鼓楼，西马道邻县署马厩。”

8.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四云：“四面廊各二百间许。”



(一〇) 丹青之英

碑文称丹青之英，乃指相国寺壁画。北宋一代，共画三次。第一次画于咸平四年；第二次画于咸平四年以后、治平二年以前，第三次画于熙宁九年。第一次所画，即碑文所称丹青之英者。其余两次，皆在其后，亦附及之。今将三次画人名氏及内容分期列举于下。

1. 第一次画，画师及内容。

《图画见闻志》卷三：“高益，涿郡人，工画佛道鬼神，蕃汉人马，太祖朝，潜归京师……时太祖在潜邸，外戚孙氏喜画，因厚遇益，请为图画。未几，太宗龙飞。孙氏以益所画搜山图进上，遂授翰林待诏。后被旨画大相国寺行廊阿育王等变相暨炽盛光九曜等，有位置小本，藏于内府。后寺廊两经废置，皆飭后辈名手，依样临仿。”

宋代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卷一（《王氏书画苑》卷五）：“高益，本涿郡契丹人，太祖时遁来中国……敕画相国寺廊壁，会上临幸，见益写阿育王战象，诏问：‘卿晓兵否？’对曰：‘臣非知兵者，命意至此。’上善之。”又卷二：“相国寺东壁，阿育王所乘，及战士鹿马等，皆益之笔，虽经模写，格制犹在。”

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书画：“相国寺旧画壁，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余以谓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周草窗先生记》云：“相国寺佛殿后壁，有咸平四年高待诏画大天王，尤雄伟。”

《圣朝名画评》卷一：“燕文贵……太宗朝驾舟来京师，多画山水人物，货于天门之道，高益见而惊之，遂售数番，辄闻于上，且曰：‘臣奉诏写相国寺壁，其树石非文贵不能成也。’上亦赏其精笔，遂诏入图画院。”

综上所述，知第一次画师，有高益、燕文贵二人。据郭书知有位置小本，藏于内府。后寺廊两经废置，皆飭后辈名手，依样临仿。是高益画壁，自咸平四年后，曾经两次复制也。

2. 第二次画，画师及内容。

《图画见闻志》卷三：“高文进……后以攀附，授翰林待诏。未几重修大相



国寺，命文进效高益旧本，画行廊变相……相国寺大殿后擎塔天王，如出墙壁，及殿西降魔变相，其迹存今。”又卷六近事相国寺条：“西门之北，高文进画大降魔变相。”

《图画见闻志》卷三：“高怀节，文进长子。太宗朝为翰林待诏，颇有父风，尝与其父同画相国寺壁。”

《圣朝名画评》卷一：“高文进，蜀中人，太宗时进入图画院为祇候……相国寺壁画，经时圯剥，上惜其精笔，将营治之。诏文进曰：‘丹青谁如益者？’对曰：‘臣虽不及，请以蜡纸模其笔法，后移于壁，毫发较益无差。’遂与李用及李象坤翻传旧本于壁，尽得益之骨气。文进自画后门里东西二壁，五台、峨嵋，文殊、普贤变相。”

《图画见闻志》卷三：“李用及、李象坤，并工画佛道人马，尤精鬼神。尝与高文进、王道真同画相国寺壁，并为良手。殿东画牢度叉斗圣变相，其迹见存。”又卷六近事相国寺条：“东门之北，李用及与李象坤合画牢度叉斗圣变相。”

《圣朝名画评》卷一：“李用及，京师人，能画天厩马，深得韩幹笔法。”《北道刊误志》卷二：“又有玉阶，石鉴（檻？），李邕书，韩幹画，亦皆绝伦。”因疑相国寺壁画有李用及临韩幹马在焉。

《图画见闻志》卷三：“王道真……太宗朝，因高文进荐引，授图画院祇候。尝被旨画相国寺并玉清昭应宫壁。今相国寺殿东画给孤独长者买祇陀太子园因缘，并殿西画志公变十二面观音象，其迹并存。”又卷六：“东门之南，王道真画给孤独长者买祇陀太子园因缘……西门之南，王道真画志公变十二面观音像。”

《圣朝名画评》卷一：“王道真，字干叔，新繁人……太宗朝，待诏高文进甚有声望。一日，上问民间谁如卿者？文进曰：‘新繁人王道真者，尤出臣上。’遂召入图画院为祇候，与文进等传移相国寺画壁，及于大殿西偏门南面东壁画志公化十二面观音相。又与文进等画北门东面大神，迁待诏。”

由此可知第二次画师有高文进、高怀节、李用及、李象坤、王道真等五人。同翻高益旧本于壁。当在咸平四年以后，治平二年以前。

3. 第三次画，画师及内容。

《图画见闻志》卷三：“李元济，太原人，工画佛道人物，精于吴笔。熙宁